

大話學者和 大話邏輯

——讀何新《泛演化邏輯引論》

◎ 周禎祥

正如在經濟學中，假定每一個消費者對於他所要買來以供日用的所有商品是真正的內行一樣，——現在科學上認為也要遵守這樣的假定。所謂科學的自由，就是人們可以撰寫他們所沒有學過的一切東西，而這被冒充是唯一嚴格的科學方法。

——恩格斯《反杜林論》

在廣州購書中心買書，邏輯類的書籍中既然有《泛演化邏輯引論-思維邏輯學的本體論基礎》（何新著，時事出版社2005年版，以下從該書引用的文字，簡稱何著頁××，表示該書第××頁）這本書。何新先生名氣雖大，但邏輯圈的人知道他不是做邏輯的，何以他也寫下一本有關邏輯的書呢？出於好奇，我隨手翻了一下，發現很有些東西能夠刺激我們這些專搞邏輯的人。便買下了何先生的書，由此有了這篇讀後感。

一 大話學者：從反杜林論談起

大約在150年前，德國出了一個大話學者杜林，他創造了一個社會主義理論的新哲學體系。恩格斯在批判杜林的體系時，杜林的東西總算還被恩格斯稱為高超的胡說。杜林，這個創造體系的所謂「智者」，自稱為在哲學和所有科學領域中都實行了全面的變革，並對所有的知識前輩都用嘲弄謾罵的語氣予以了無情批判。

在時間之軸上，不同時段的事件和人物雖各有不同，卻有驚人的可比較之處。歲月不居，時節如流，一個半世紀倏忽而過。在當代中國大陸也出現了一個大話學者，其著作等身，幾乎全知全能。中國的這位「學者」似乎比杜林的功勞更大，不僅在哲學和其他社會科學領域碩果累累，在宗教、藝術、古代中國文化、歷史、政治、甚至是國際政治領域，他也爭取到機會淋漓盡致地發揮了一番，遠遠超越了當年杜林所涉獵的知識範圍。甚至一般學者望而生畏的邏輯和數學領域，他也敢大大咧咧地闖將進來，並極為自得地宣稱：「布林、弗雷格創立布林代數和數理（符號）邏輯以後，作為一個中國學者，我為自己能發現一種新的邏輯工具而感到欣慰。」（見何著頁11）

不僅如此，在他洋洋自得宣稱的同時，幾乎對所有的現代邏輯，不僅僅是邏輯知識本身，也包括對邏輯研究的先驅和後學，使用了非常不得體的評論方式。這種評論堪和杜林對知識先輩的評論相媲美。

我們先看恩格斯引用的杜林對哲學家的評論：

缺乏任何優良操守的萊布尼茲，這個一切哲學侍臣中的佼佼者；
出現了特別是叫做費希特和謝林的這兩個直接模仿者的謬誤和既輕率又無聊的蠢話；
達爾文主義的半詩和變態術……。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三卷第70頁)

我們再來看何新這位大話學者對現當代邏輯學者的評論：

羅素試圖以愚蠢的指號論消除哲學本體論。這種獨斷論的邏輯斯蒂，可以戲稱為「邏輯」中的「法西斯蒂」。(何著序言頁11)

當今國內的主流邏輯學界，幾乎已被維也納學派和分析學派獨擅言語權。因此，當時我的文章自然難以發表。但正是在那個會上，我有幸第一次接觸了中國的「邏輯斯蒂學派」的若干主要代表人物，欣賞到了他們那種笨拙地模仿羅素的「當且僅當」的有趣獨斷論觀點。(何著頁12)

邏輯正好是我所從事的專業，雖然在這個領域，一個以教學為業的邏輯研究者並沒有做出甚麼開創性的工作。但邏輯是一門嚴肅的科學，中國邏輯學界是一個有著良好學術傳統的團體。以致在當今哲學界，有很多人認為，從事邏輯學教學和研究的這個團體，最鮮明地體現了學科研究的國際規範。儘管這個團體有其存在的種種問題，但把獨斷論說成是中國主流邏輯學界的特點，實在表明評論者對中國邏輯學界的無知。這種無知，又是評論者對邏輯學本身也無知的一個體現。出於對邏輯學科的良知和感悟，也出於對我所在的邏輯學團體的尊重，我感到有一種無法遏止的衝動，要對這種無知的大話學者和無理的大話邏輯予以清算。

二 大話邏輯：有根無葉的哲學思辨

在《反杜林論》中，恩格斯評論他所在時代的德國學術界，有一段妙語：「近來在德國，天體物理學、自然哲學、政治學、經濟學等等體系，雨後春筍般地生長起來。最蹩腳的哲學博士，甚至大學生，不動則已，一動至少就要創造一個完整的體系。」(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三卷第46頁)

我把泛演化邏輯稱為大話邏輯，就是因為這個邏輯要就不建立，一旦要建立，那就不僅是要創造一個完整的體系，而且是導引和拓荒意義上的體系，它還是一個革命性的體系。泛演化邏輯的大話可以用作者自己的語言概括為以下四點：

第一，這樣一種邏輯的「根本重要點在於，它並不是一種形式化的主觀的數理邏輯，而是一種有效預測事物演化趨勢的智慧邏輯」。

第二，這樣一種邏輯在更普遍的意義上可以構成古典邏輯的本體論基礎。

第三，泛演化邏輯，乃是邏輯的邏輯，可以稱作真正意義上的元邏輯。

第四，現代邏輯多以數學中的形式集合論為基礎，我的泛演化邏輯對於概念類集理論的重新研究必將涉及邏輯基礎的重大革命。(何著頁11)

更令人驚訝不已的是，這種邏輯他早就應該完全建立起來，但何先生志趣深廣，「當時中國改革進程中發生的激烈的思想和文化衝突與辯論吸引了我，我的研究重點轉到了經濟、政治、文化等問題上」(何著頁112)。按照和何先生歷史概念類集的思辨方法不同的方法，現在，何先生對邏輯的興趣回歸了。他從對泛演化邏輯的興趣，遷移到中國改革進程中的政

治、經濟和文化，但時過境遷，他再複歸為今天的所謂邏輯興趣。這樣一個短暫時間段內的興趣遷移，似乎是濃縮了個體有關概念歷史演進的另一種一般進程。但這裏沒有進化，作者還在原先知識的起點上。

但奇怪的是，所謂的創造性竟然依舊存在。這個邏輯依然是別人沒有做出，只是他做出的「完全新型的邏輯」。在知識變化如此迅速演進的現時代，時隔二十多年。還敢於聲稱這種邏輯是完全新型的邏輯，真讓人佩服他的自信和勇氣。但有點令人欣慰的是，他開始把邏輯看成是非常重要的東西了，遠超出他以前對政治、經濟和文化問題的重視。因為在何文中，何先生聲稱：他那個有關泛演化邏輯的著作成了何先生一切著作中最重要著作之一了（何著頁11）。

何先生的邏輯是不是非常重要的邏輯創造呢？我先做出兩個簡要的評述，在本文第三部分再討論何氏邏輯的核心部分：概念歷史類集。

第一個評論，泛演化邏輯只有哲學思辨的根，沒有邏輯的根和葉。

現時代的知識體系，其專業門類紛繁複雜，對從事專業研究的人員，有較高的專業素質要求。現時代的任何一個學科分支，都有其圈內的遊戲規則，首先得遵守規則，然後才有可能突破規則。我想在這一點上，何新不可能是例外，雖然任何規則都可能有例外。

但遺憾的是，泛演化邏輯只有主流哲學和主流思辨的根，除了亞里斯多德和黑格爾，卻沒有任何邏輯學者的工作。它既和主流的邏輯無關，和我國的非主流邏輯研究也扯不上關係。在何先生眼裏，只有哲學家和革命家是邏輯學家，只有錢學森先生是邏輯學家，其他的人都不是。而黑格爾的邏輯體系呢？除了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三個人重視並且理解之外，只有何先生重視並且理解，再也沒有其他人重視和理解。這實在是對中國邏輯學界的一個歪曲，在中國邏輯學界，既有何先生所說的主流邏輯研究學者，現代邏輯的研究團體，辯證邏輯研究也是邏輯學界中重要的研究項目之一，也有一個專門的辯證邏輯研究團體。

談及現代邏輯的歷史、現狀和發展，則何文的態度簡直是認為不值一提，現代邏輯幾乎全是陷入死胡同似的東西。用何先生的話：現代邏輯正在變成一種及其主觀和非常形式主義的東西，一個內容及其空洞的東西（何著頁117）。相信進化的何先生出此之言，進化大概就只能理解成退化了。

邏輯是一門很專門的學科，外行可以領導內行，但外行不能代替內行，外行也很難代替內行。哲學家或者革命家從圈外層面上來看待一個學科，這和學科本身的發展是一種非常弱勢的聯繫。權威是有語境限制的，權威的論斷不能代替學科本身的發展。邏輯有其自身的發展契機和進化歷程。某個政治家的青睞，某個財團的資助，某個圈外權威人士的首肯，不能改變學科本身的發展軌跡。在二十世紀的整個一百年，邏輯學科枝葉繁茂，生成了一個巨大的知識群落，何先生視而不見，也未看到作甚麼研究。在政治、經濟、文化等熱鬧領域玩膩了之後，換一個遊戲場所，看一點黑格爾的哲學著作，就擺起開山祖師的架勢。幾十年前這尚有可能，在如今的普適大眾傳媒不再，整個市場細分，整個知識門類細分的條件下，無異於天外夢想。

第二個評論，現代邏輯並不排斥黑格爾邏輯。

何文說：由於羅素、弗雷格、維特根斯坦等近代邏輯學家根本搞不懂黑格爾邏輯，反而由於無知而對黑格爾持輕視的態度，因此他們對黑格爾的動態邏輯原理可以說一無所知（何著頁

簡單地把現代邏輯學者都看成是黑格爾邏輯的反對者是不公道的。在邏輯實證主義的初期，黑格爾哲學（包括他的邏輯）因為其思辨性質而成為科學拒斥的對象。但現代邏輯發展到二十世紀的50年代，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辯證邏輯也開始受到現代邏輯學者的關注。當然，伴隨著這種關注，仍然存在著重大的爭論。

辯證邏輯是源於西方近代哲學，特別是黑格爾辯證法體系的產物，作為不同於主流經典模式的一種邏輯，它是值得我們關注的。但是辯證邏輯更適合於看作是哲學邏輯的一個分支方向，看作是數理邏輯在非經典邏輯方向上的一個發展。如同道義邏輯是哲學邏輯的一個分支，因此道義邏輯實際上就是演繹邏輯的一個延續一樣，辯證邏輯也應該看作是演繹邏輯的一個延續。由波蘭學者盧凱西維奇，雅斯科夫斯基和巴西學者科斯塔開創的次協調邏輯研究，體現的就是對辯證邏輯的一種研究。

這樣一種邏輯，芬蘭邏輯學家馮賴特作過頗帶辯證法意味的一個估計。一方面，馮賴特表示，這一邏輯是二十世紀下半葉最有意義的發展之一（桂起權等著《次協調邏輯與人工智慧》，武漢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前言第3頁）；另一方面，馮賴特又表示：

在過去的幾十年中，在邏輯的非經典方向的發展中，發現了一個出乎意料的、但我認為是不可靠的同盟軍，那就是源自於黑格爾的辯證邏輯。我們可以希望的最好結果是，用次協調邏輯和相關的變異邏輯的形式工具對辯證法的處理，能夠有助於闡明它的那些不大適合理性理解的特徵。（馮賴特著，陳波等譯：《知識之樹》，三聯書店，2003年版，第166頁）

我並不完全同意馮賴特的看法，我對辯證邏輯承認矛盾的新奇思想是取支持態度的。辯證邏輯的一些思想是對經典邏輯的某種顛覆，含有野性思維的成分。而正是野性，才可能是理論創新的原動力（同桂起權等著，第10頁）。但是何先生對待辯證邏輯、對待現代邏輯的態度，卻讓我頗存疑慮。在學術上，誰具有獨斷論的色彩，把何先生的話語和上述馮賴特的引語相對照，結論就是一目了然的了。我們關於邏輯的討論最好是不要討論了，最好的思想和最革命的理论已經創造出來，邏輯本體論的基礎已經建立起來，那裏還需要我們去做那些無聊至極的學術討論。

三 告別大話時代：普遍性訴求的衰落

何先生邏輯的核心內容，是其歷史概念類集，以馬概念為例：

集合A：馬 | 白馬-黑馬-紅馬 |，

集合B：馬 | 始祖馬→新馬→真馬 |

集合A是馬的空間分類，是非歷史的。集合B則是描述動物進化過程的一個歷史概念類集。由這個類集的理解，概念的邏輯關係依然參照亞里斯多德的詞項間關係，但呈現黑格爾的由簡單到複雜的進化：同一關係→矛盾關係→交叉關係→對立及種屬關係（何著頁36）。

概念真是這樣一個進化過程嗎？邏輯也相信直覺，但這裏的概念進化過程，讓人很難直覺地接受。一個更容易產生的概念間關係的直覺，並不是何先生的概念的思辨想像，最大的可能是基於基因的生物鏈聯想。何先生先有一般關係的想像，再找一些並不得體的例子來論證自己的想像，無非是共相在先，例證在後的先驗觀，不知道其中的創新之處何在。看看在現代

經典邏輯基礎上建立的模態邏輯，看看集合論，看看今天橫互於邏輯和數學之間的關係語義學！你就會感覺到，和主流的邏輯學家和數學家在其中所討論的關係結構和關係性質相比，所謂泛演化邏輯的歷史概念類集，是一個多麼小兒科的東西。類集概念分析實際上僅僅只是對亞里斯多德詞項外延間關係的笨拙模仿，毫無任何現代感可言。很難理解，錢學森這位科學家為甚麼把這樣的常識性理解看成是一個創造，並把這個概念類集的簡單圖示美譽為一個專業的「何新樹」的稱謂。現代模態邏輯早就在研究樹結構，還有其他的結構方式。何先生對樹的小兒科理解，哪里能夠和現代邏輯學家對樹和其他關係結構的研究相比（見劍橋大學出版社，2001年英文版，《模態邏輯》，第一章基本概念部分）。

即使這個邏輯構想真是一個合理的構想，那也用不著抬到具有革命性轉折意義的高度。革命在今天已經不是一個時髦的辭彙，也許用不著革命同樣可以實現進化。而誇張說泛演化邏輯是邏輯的邏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元邏輯，這不過是普遍性訴求在何文中的迴光返照。今天的時代，是告別大話的時代，普遍性訴求正在衰落。即使是經濟的全球化趨勢，也無法去除各個社會群體、各種社會知識的個性特徵和語境特徵。

人類知識體系，從古希臘一直到現在，似乎都假定了至少有一個被認為在理論上無懈可擊、在實踐上曆久長新，因此非常可能是萬世不移的普遍原則，它被當作是知識體系的基石。通常這類據信為「絕對無疑的」普遍原則，被人們稱為「金規則」。而且，那些在歷史中各自獨立地自發生成並且以不同方式表述出來的金規則，似乎含義上也「都驚人地相似」，其邏輯語義也似乎是完全一致的。這種一致性也就表明，金規則應該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必然原則。

然而現代社會的實踐活動表明，所謂普遍必然的原則，現在到處都在面臨挑戰。就是在作為理性標準的邏輯和數學領域，也並不存在一個理論上無懈可擊，在實踐上曆久常新的萬世不移法則。在美國學者克萊因的著作《數學—確定性的喪失》一書中，克萊因以令人信服的證據表明，數學之確定性、絕對無疑性並不存在，邏輯也同樣如此。1930年哥德爾的著名定理既是對數學提出的質疑，也是對邏輯學提出的質疑。正是哥德爾的這個定理引起了數學和邏輯的巨變，並且使數學和邏輯隨後的發展帶來更大的麻煩。但是，這些麻煩並沒有消滅數學和邏輯，而是給數學和邏輯增加了更多可能的結構，同時把數學家 and 邏輯學家分成了更多的不同派別。用美國數學家克萊因在《數學—確定性的喪失》一書中的表述：

數學的當前困境是有許多種數學而不是只有一種，而且由於種種原因每一種都無法使對立學派滿意。顯然，普遍接受的概念、正確無誤的推理體系——1800年時的尊貴數學和那時人的自豪——現在都成了癡心妄想。與未來數學相關的不確定性和可疑，取代了過去的確定性和自滿（克萊因著，李宏魁譯：《數學—確定性的喪失》，湖南科技出版社，2000年版，第7頁）。

何文建立起來的所謂泛演化邏輯，充其量不過是邏輯學探索長河中的一個小小支流。企圖把這個思辨探索的粗糙猜想看成是某種普遍邏輯法則，甚至是法則的法則，這只是一種知識的迷信和盲目的自大。數學原則和邏輯原則通過我們的直覺就有可能被我們所接受，但仍然是有可能受到質疑的。就此而言，泛演化邏輯普世化的知識訴求，在今天這樣一個永不停息地推陳出新的現代社會中，在競爭和博弈幾乎存在於一切現存領域的社會中，也許永遠只能是我們的主觀想像，而不能是生活世界的現實。

四 現代邏輯走進死胡同了嗎？

何文的無知主要不在其泛演化邏輯，他至少看了很多黑格爾的書。在其《泛演化邏輯引論》一書中，粗略而且保守地估計一下，其中討論黑格爾思想和著作的篇幅佔到了全書的四分之三以上，討論現代邏輯的章節卻一個也沒有。

所以，他就有資格說全世界只有他真正地懂得了黑格爾。就是恩格斯也「並沒有徹悟黑格爾的思辨邏輯，因此他所謂『辯證邏輯』體系從未建立成功」（何著頁6）。

所以，他也就有資格初生牛犢不怕虎，反正這虎是厲害還是不厲害他全然不知，冒犯了也可以不負任何責任，頂多就是被老虎咬傷吃掉而已。但誰能吃掉一個思辨的天才，一個雄心勃勃的知識界英雄？

看黑格爾的書並不意味著你就懂現代邏輯，現代邏輯和黑格爾的邏輯是完全不同的的邏輯。何先生把現代形式邏輯獨斷地、武斷地認定為：「現代邏輯在形式化道路上愈走愈遠，現在已經陷入了死胡同」（何著頁117），這是很不負責任的說法，實際的情形正好相反。僅以我所關注的模態邏輯而言，這一新邏輯正獲得其歷史發展中的一個極好機遇。這個說法可不是信口開河，僅憑思辨和懂一點黑格爾思辨邏輯就能獲得的。

模態邏輯是二十世紀50年代以來最富成長性的一門邏輯分支。路易士在20年代針對實質蘊涵提出嚴格蘊涵的概念，到30年代，由路易士創立了最早的模態邏輯系統。自50年代以來，模態邏輯在語形方向、代數方向、模型論方向以及道義、可證性、多值、直覺主義、認知等等領域發展迅速。一直到今天還繼續保持向許多領域滲透和擴張的強勁勢頭。模態邏輯既在人文社科領域具有形上思辨的啟示功能，例如在倫理道德、法制建構、社會博弈領域；在自然科學和工程科學領域，特別是在電腦和人工智慧領域也顯示出良好的應用前景。今天，模態邏輯幾乎是我國所有邏輯學研究生課程中的必修課程。近二十年來，國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人文社科規劃都對模態邏輯的研究給與了支持。這些錢絕不是白花的，它為中國邏輯學研究和世界接軌，並創造出新的邏輯知識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邏輯學的當代發展，一個頗富啟示力的說法是：邏輯科學在今天的社會經濟和社會發展過程中開始展現出極好的發展機遇。邏輯和電腦科學之間的關係，非常類似於數學應用於物理學和工程學的關係；如同數學是自然科學的工具一樣，邏輯在電腦科學中的工具作用有愈來愈明顯的體現。而邏輯科學的這種工具作用，主要體現在模態邏輯的當代發展中。認知邏輯、道義邏輯、可證性邏輯這樣一些模態邏輯分支在知識表示技術、知識專家系統、網路的分佈和交換系統、網路協定制定等等領域都日漸顯示出其不可替代的作用。

現代邏輯沒有走向末路，走向末路的只能是那些標榜擁有曆久常新、萬世不移金規則的所謂絕對理念，絕對知識。我想，泛演化邏輯，如果是何先生著作中的這樣一個狀態，它的發展趨勢，就只能是一條走不通的胡同。

周禎祥 男，1949年2月，湖北武漢人，華南師範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教授，邏輯學碩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是道義邏輯，規範邏輯和法律邏輯

本文於《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四十七期（2006年2月28日）首發，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必須聯絡作者獲得許可。